**新 书 推 荐**

**中文书名：《结束》**

**英文书名：THE END**

**作 者：Luke Allan**

**出 版 社：Penguin Press**

**代理公司：A.M. Heath/ANA/Jessica**

**字 数：约22,000词**

**出版时间：2027年春**

**代理地区：中国大陆、台湾**

**审读资料：电子稿**

**类 型：散文随笔**

**版权已授：美国、荷兰、法国、德国、西班牙**

**·短短54页纸，引得大西洋两岸11家顶级文学出版社大打出手；**

**·HarperCollins责编肺腑之言：**

它让我重新触碰痛苦，那种失去所带来的锐痛恰恰证明我内心仍有鲜活跳动之物……你是我漫长编辑生涯中所遇见最迷人且最具原创性的声音，您将公允地与诸多诺奖、普利策文学奖得主并肩。

**内容简介：**

 精炼而深刻，以暗黑幽默笔触探讨至亲之人消逝的悲伤，看痛苦如何击碎人们对生活、家庭、语言的掌控。卢克·艾伦的文笔兼具玛吉·尼尔森的凝练深情与马克斯·波特、珍妮·奥菲尔的精准和活力，其幽默笔触也令人联想到大卫·塞达里斯。他的文字锐利而抚慰，他的叙事隐喻丰富而充满温情，以诗性视角审视自己的整个人生为悲恸所颠覆后的惨淡世界，以及如何让生活重回正轨。

 **伦敦与纽约业界反响热烈**：经五家竞价，英国版权由企鹅出版社斩获，策划2027年初出版；美国版权则经六家激烈角逐，最终Ecco出版社的黛博拉·吉姆胜出——黛博拉建议在保留原作张力与强度的基础上做些许微调，预计整体篇幅扩充10%。

 本书围绕一个现代人共有的困惑：**为何阅读变得如此困难？**通过剖析阅读能力的丧失，《结束》展开了一场悼亡——既是哀悼书籍及其许诺的美好生活的崩塌，亦是致敬自己的母亲，她曾担任图书馆员，却用无理由的自杀颠覆了叙事者的整个世界。艾伦以亲密动人又荒诞诙谐的笔调，审视这两种“消亡”并挖掘其共同根源，揭示了悲痛与阅读之间的深刻关联。他开创性地将阅读困难转化为一种美丽而真实的转向——远离故事本身，直面故事所描述的世界与人。

 《结束》辗转于约克郡荒原、美国中西部、冰岛峡湾、意大利乡野之间，探寻他人的生命故事，打破“自杀是叙事失败”的偏见，将其重新诠释为“对生命难以承受之痛的勇敢反击”。是的，这部小说的核心命题之一正是为“自杀”雪耻。作为母亲的孩子，作为创作者，他叙述者屡屡触及语言的边界，一次次搁浅于谜团、遗憾、感激的海岸。

 卢克·艾伦以锐利与激情书写母爱、语言、自杀、婚姻、疾病、羞耻、友谊、时间，构建起一个悲恸的奇异网络，宛如一场夺回语言的私人抵抗。未翻开之书的沉默、本该存在遗书的空缺，最终由“文字”的自由所填补。

 《结束》的阅读体验沉静而颠覆，精炼想象与优雅笔触成就了这部非凡之作。

**【Ecco责编Deborah Ghim的肺腑之言】**

 冷漠令我恐惧。

 正如您在《结束》中精妙描绘的那般，冷漠是一种麻木——“心脏像泵出牛奶般泵出麻木”。读完一本书却毫无感触，读完无数本书又无话可说——对编辑而言，这无异于厨师失去味觉，是最可怕的境遇（对诗人想必更甚）。但这种状况却时常发生，尤其多见于我们这个群体。读书的快乐一旦缺失过久，我便开始恐慌，害怕自己将永远失去对文字、对故事的感知力。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我遇见了你的这部杰作——我的肢体陷入麻木，我的整个生命陷入麻木，而你的作品重新唤醒了我的感知。它让我重展笑颜，让我重新领略语言的精妙：既陌生又熟悉的句段，倏然清晰的意象，点亮了我大脑的所有欢愉中枢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我重新触碰痛苦，那种失去所带来的锐痛恰恰证明我内心仍有鲜活跳动之物。

此后我又重读两遍，每次皆潸然泪下。卢克，《结束》最令我倾心的，是您对语言惊人而独特的掌控力——在世俗与超验之间绷紧张力，以诗歌与梦想共有的关联逻辑为支架。在我看来，这本书从形式到内容皆印证了：万物永不消亡；所有被埋葬的都会复活，记忆与影像不断复现、回荡、共振。攀升后又回落——更重要的是，它们总会重新开始。这无疑是一种慰藉：纵然身处麻木，我们不会永久失去与所爱之人事物的联结。唯有爱永续——“世间唯一的慰藉便是爱”。

你书写母亲临终计划的段落令我永志难忘：即便去意已决，她依然认真生活（那些按摩器材的意象既令我发笑又刺痛心扉——她显然执着于“消除世间的疼痛”）。我认为这正是本书的核心价值：它让读者确信只要仍在阅读，生命就依然存在；只要生命存在，就应当铭记生活的要义——“真正的阅读，恰是教会人何时该放下书本——即如何生活”。

因此，我确信无疑，《结束》是我们时代所急需的，它的出版是紧迫的——阅读此书不啻接受一场心灵复苏。我迫切渴望将这本书递到每位挚友手中。

你是我漫长编辑生涯中所遇见最迷人且最具原创性的声音，也正是因此，我认为你应当选择Ecco。作为HarperCollins旗下权威文学社，我们既是传奇作家的殿堂，亦是新锐作家的沃土。加入我们，你将与诺贝尔文学奖、普利策奖、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并肩：帕蒂·史密斯、德博拉·艾森伯格、艾琳·迈尔斯、玛丽·奥利弗、妮可·西利、詹姆斯·泰特、查尔斯·布可夫斯基、内尔·辛克、希拉里·莱彻——您将公允地与希拉·海蒂、玛吉·尼尔森、马克斯·波特、珍妮·奥菲尔相提并论，我期待您的名字跻身其间，获得同样巨大的成功。

**【节选】**

1. 显然，把一本书扔进黑洞后，你就再也读不下去了。但其实也不用这么大费周章。

2. 我坐在这里，四周都是书架，却丝毫没有兴趣拿起任何一本书。书已经成了某种壁挂——用来看，而不是用来读。但书比我拥有的任何东西都要占地方。设想一下，你把家改造成了滑冰博物馆，然后又决定自己这辈子都会讨厌滑冰。这就是我。

3. 有些早晨，我感觉自己完全脱离了现实。我像一个眼球，泡在福尔马林水里，放在手推车里，被推来推去，上下沉浮。我想这和梦境有关。一些意象试图浮出水面，却怎么也做不到。或者我的思绪试图完成梦境，就像一个人完成一连串的思路一样，因为不完成它，我就无法继续前进。然后，我出去散步，天开始下雨。然后，我吃午饭，我还活着，我三十四岁了。散步时我想着午饭，午饭时我想着散步。那个女人用皮带牵着一只小黑狗，像拖着一团泥球。语言让我恶心。恶心恶心恶心。我看着一块石头，想着那该是多么美好的生活。我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，直到变成一具骷髅，然后人们会叫我“行走的骷髅”，人们会因此记住我。没有一本书能与我谈论这些。我不想念我的妈妈。我觉得人只会想念你没有的东西，而我每天都驮着她，从死亡走向死亡。她踢我的屁股，就像踢马的屁股一样，催促我跑快些，但我就是跑不快。她觉得这很有趣，我也觉得很有趣，但我笑不出来。星期二。

4. 最糟糕的是，大多数日子里，我都完全的冷漠。麻木。心脏像牛奶一样泵出它。心乳。香蕉味的。

5. 我拿起一本卡夫卡短篇集，希望他能帮我。我随意翻到一页。叙述者是一只狗。我把它放了回去。

6. 收到一份医疗表格，要求我填写“母亲的现住址”。我多次尝试填写那个方框。“N/A”，太悲伤了。“她死了”，太伤感了。“天堂”，有力度来，但像个笑话。“泉下”，也没两样。最终，我写上“她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所以没有现住址”。

7. 我觉得“消亡”（Perish）这个词很美。她“消亡”了。这个袋子里装着将逝去、腐烂的物品。“消亡”的词根是“经历”（go through）。19世纪，人们使用“perisher”这个词，意思是毁灭者或被毁灭者。他们无法决定因果在谁那里。某个人杀了某个人，他们都是一对“消亡者”，但只有一个人抽到了死签。听到“消亡”这个词，我脑海中浮现出一箱阳光下的西班牙橙子。然后我看到一个魔术师从袖子里抽出一连串绑好的手帕。然后我听到了“教区”（parish），我想象着一位牧师正在吃一个鲜嫩多汁的橙子，橙汁滴落在他闪亮的黑色皮鞋上。

8. 母亲准备自杀时，她穿上了最好的那条裙子，开了一瓶酒。这是件可怕的事，她带着美丽而绝望的自我关怀去做了。她也关心那些会找到她的人，因为很明显，她研究过如何避免伤害他人，比如，她用胶带封住卧室门，打开楼下的窗户。我仍然在这一切中找到了她爱的影子。有些人会拿着步枪，向人群开枪，作为最后的欢呼。另一些人则走上了相反的道路，他们寻求一种让别人发现时能尽可能忍受、不至于太过痛苦的死亡方式。母亲就是第二种人。关于她的死，我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，但其中有一点我理解，那就是——她没有怨恨。

9. 母亲试图让自己的死显得干净利落，却忽略了另一种混乱，那就是悲伤、内疚、困惑。某人第一个见到了她的尸体，某人从那以后，余生的每天都见到她的尸体。

……

12. 最早的记忆里，我站在故乡村子的街角小店里，和妈妈并排站着。我们站在门口的收银台旁，一个男人走过来，把东西放在柜台上，对妈妈说：“这双腿我哪儿都能认出来。”我当时肯定还小，因为我扶着她的膝盖。她穿着凉鞋，所以我猜是夏天。但记忆渐渐模糊了。我想象不出那个男人的脸，但我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——那种不用看就能听出来，根据声音边缘略微模糊的声音，是那种从胡子里传出来的声音。当然，除非时间和胡子对声音的影响是一样的。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。

……

14. 母亲自杀后，“戒除一切”成了我心中的狂想。再见，互联网，我在内心深处高高在上地喊道。再见，酒精。再见，电梯。再见，电视。我和自己对话时用的词是“禁欲”。辛辣、酸涩，带着一种僧侣般的感觉，一半是苦艾酒，一半是忏悔。我知道，它会斩断我所有不配拥有的一切。幻想中，我驾着“一无所有”之箭，一路追到它的源头——“禁欲”本身，最终通过戒除禁欲，将我与世界重新连接起来。那是一段极其荒诞的时期。

……

39. 我不介意拥有肉体，也不介意拥有意识。但两者同时存在让我很烦。它们就是不协调。拖着这包裹皮毛和鲜血的躯壳到处走，就像末日派圣诞老人一样。肉体和意识，这难道不是两个不同的生命吗？

37. 现在我吃了很多补充剂。其中一种叫胆碱，有益于思考。另一种是维生素D3，能让人不悲伤。我把这些都一起吃，内心深处为它带来的神奇效果而陶醉。如果你想变得聪明，你最好也开心点，否则何苦呢？

36. 我吃的另一种补剂含有成吨成吨的细菌。通常我和瓦拉一起吃，我们会好奇体内的细菌原住民们会怎么看待这些外来者。在我看来，服用益生菌的乐趣之一，就是一次性把数十亿种东西注入体内。你觉得自己肯定打破了什么纪录。但随后你又想起了原子。还有质子。还有一根奶酪棒里天知道有多少个的夸克？梦想就破灭了。我想，我们确实总是在往体内注入数十亿种物质，但正是这种意识让一切变得怪异。如果沃尔玛肉汁的包装上写着“每一口都蕴含数十亿个肉汁原子”，我想这对我来说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**作者简介：**

**卢克·艾伦（Luke Allan**）现任《牛津诗刊》（*Oxford Poetry* ）主编，著有小册子《甜蜜梦境，大海》（*Sweet Dreams, the Sea*）（2025年）。诗作与抒情散文见于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《巴黎评论》《诗刊》《格兰塔》《文学评论》《怀特评论》等权威刊物。曾获2019年查尔斯·考斯利奖（Charles Causley Prize）、2021年迈尔廷·克劳福德奖（Mairtín Crawford Award）、2023年AAWP/《西风》生活写作奖（AAWP / Westerly Life Writing Prize）、2024年伊万·朱里兹奖（Ivan Juritz Prize），入选英国国家诗歌竞赛（National Poetry Competition）与菲茨杰拉尔多散文奖（Fitzcarraldo Essay Prize）短名单。

卢克拥有牛津大学创意写作硕士、爱荷华大学书籍艺术硕士学位（曾任爱荷华艺术研究员），现于剑桥大学攻读诗歌与排版学博士学位。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第一部诗集的初稿。

**感谢您的阅读！**

**请将反馈信息发至：版权负责人**

**Email**：**Rights@nurnberg.com.cn**

安德鲁·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

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59号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厦1705室, 邮编：100872

电话：010-82504106, 传真：010-82504200

公司网址：[http://www.nurnberg.com.cn](http://www.nurnberg.com.cn/)

书目下载：<http://www.nurnberg.com.cn/booklist_zh/list.aspx>

书讯浏览：<http://www.nurnberg.com.cn/book/book.aspx>

视频推荐：<http://www.nurnberg.com.cn/video/video.aspx>

豆瓣小站：<http://site.douban.com/110577/>

新浪微博：[安德鲁纳伯格公司的微博\_微博 (weibo.com)](https://weibo.com/1877653117/profile?topnav=1&wvr=6)

微信订阅号：ANABJ2002

